

## 緒論

- 一 日本有產者的革命
- 二 信用與銀行
- 三 股份公司
- 四 自由與獨佔
- 五 金融資本與國家
- 六 加特爾化的保護關稅與資本輸出
- 七 帝國主義的日本

# 目錄

序

參考書目錄

年號表及年號與西歷對照表

緒論

一 日本有產者的革命

二 信用與銀行

三 股份公司

四 自由與獨佔

五 金融資本與國家 ..... 美

六 加特爾化的保護關稅與資本輸出 ..... 四

七 帝國主義的日本 ..... 吾

## 第一卷 三井王國

一 先代 ..... 臺

二 王政復古與三野村利左衛門 ..... 臺

三 三菱突起與中上川彥次郎 ..... 充

四 日清日俄戰爭與三井 ..... 充

五 由益田孝至團琢磨 ..... 〇一

六 三井王國的事業網 ..... 〇八

七 三井一族及其家憲 ..... 一三

## 第二卷 三菱王國

一 創業主的降生與發迹	一一四
二 土佐商會與三菱商會	一九九
三 三菱會社的發展	二九九
四 三菱會社的暴橫及懲罰	三七五
五 彌太郎之死與日本郵船的產生	八一
六 岩崎彌之助的功績	一八四
七 三菱王國的事業網	一九九
八 事業的概況及其前途	二九九
<b>第三卷 住友王國</b>	
一 先祖及其銅業起家	二七
二 廣瀬宰平的功績	三四
三 金權結婚與宰平去職	三三一

創立王國的人物

二三

佐友王國的事業網

二三

佐友事業的概況

二五〇

## 第四卷 安田王國

安田善次郎的奮鬥

二五

事業膨脹與蓋棺論定

二三

安田的事業網

二三

事業的概況及其前途

二七

## 第五卷 大倉財閥

槍炮商起家

二一

大倉組商會

二三

三、大倉與中華民國的友人

三五

四、大倉與中國產業

三九

五、大倉一族及其資本網

三七

第六卷 濱野財閥

一、損一郎與惣一郎

三三

二、發展的時期

三一

三、王國的形成

三二

四、濱野的事業網

三九

第七卷 滋澤財閥

一、由討幕而佐幕

三一

二、留學歐洲歸為遺臣

三〇

三、臺灣勇退 ..... 二四

四、第一國立銀行 ..... 二五

五、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貢獻 ..... 二六

六、濫澤財閥的資本網 ..... 二七

## 第八卷 新興財閥

一、久原系財閥 ..... 二八

二、森財閥 ..... 二九

三、野口財閥 ..... 三〇

四、中島財閥 ..... 三一

五、石原財閥 ..... 三二

## 第九卷 川崎財閥

第十卷 山口財閥

一 沿革.....四三  
二 中樞機關及人物.....四三  
三 資本網及其事業.....四三  
四

一 沿革.....四三  
二 事業網.....四三  
三

第十一卷 甲州財閥

一 甲州系財閥中的若尾.....四三  
二 甲州系財閥中的小野及小池.....四三  
三 甲州系財閥中的兩宮.....四三  
四 甲州系財閥與東京電燈.....四三  
五

五 甲州系財閥中的根津

四八三

第十二卷 其他產業財閥

VIII

一 大川財閥

四九一

二 藤田財閥

四九七

三 片倉財閥

五〇〇

四 川西財閥

五〇

五 麻生財閥

五四

六 安川財閥

五七

七 貝島財閥

五〇

八 古河財閥

五三

九 山下財閥

五九

十 樋崎財閥

五一

十一	岸本財閥	三
十二	辰馬財閥	三

## 第十三卷 鴻池與野村

一	鴻池財閥	五九
二	野村財閥	五三

## 第十四卷 國家資本托拉斯

一	內容	四九
二	日本銀行	五〇
三	正金銀行	五四
四	勸業銀行	五七
五	興業銀行	五四

六 朝鮮銀行  
七 台灣銀行  
八 滿鐵王國

五  
六  
七

—  
X

## 一 由討幕而佐幕

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到現在不及七十年。在這短短的期間裏，把封建的鎖國的日本，迅速地改為世界資本主義重要一環的日本；雖算是生產力進展的結果，而對於九十二年中始終如一地以經濟界導師的資格，站在前線上指揮的濫澤榮一，是不能抹殺他的偉大功績。因此，人們說：濫澤榮一的傳記，就等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確是至理名言。

當日本資產階級開始向封建諸侯們奪取政權時（一八六八），歐美各國的產業革命，早已完成。日本幸美國資產階級尚有南美和加拿大的開拓，不夷爲巴理提督的采邑地；又幸有中國大市場的開放，方使英法各國以島國輕視她，得於優遊的環境中，迎頭趕上，採取先進資本主義的新生產方法，輸入各種新的經濟制度。而這些的採取和輸入，不是混亂的，也不是整齊的，居中加以指導的濫澤，使牠們一一納入軌道。專就這一點看來，他之列入華族，並不爲過。

因此，不管濫澤系在各財閥中勢力的薄弱，應當特為他另闢一章來論述。

當天保時期，日本的封建制度，已受商業資本的分化，逐現解體。德川氏的天下，經不起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作用由旗本武士的沒落，已開始了無法補救之基礎的動搖。當日大農政學家佐藤信淵於名著物價餘論（一八三八）中，已為我們指出，天下的財富，有七分操於富豪之手。大名和武士，在經濟上則仰他們的鼻息。又依京都之社人梅辻飛彈守所著齊庭之穗（一八四三）的論述，三都商人，每年以四百萬兩現金貸與武士，而武士則以四百萬石米為抵押品。這種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變色的局面，證明了封建社會開始辯證法的發展。自然商業資本，還不能轉變為工業資本，雖有家庭工業相當普及，而工場制的手工業，僅在兩三個部門中顯現——後來，牠們在濫澤指導之下，受政府的扶植，發展起來。

至於武士的生活，由經濟基礎的變更，也開始一種質的更易。莊園和自足自給制度的解體，武士的祿米，隨交換過程，而取着商品的範疇。他們在意識上，失却戰國時代的氣尚，忠義的觀念，他們十分稀薄。他們之魂——刀劍和武具，亦商品化，供典質之用；為着經濟的壓迫，拋棄昔日的尊榮，降身充當商人的婿養子。更甚的，則流為日工工人或商人。

武士階級經濟上的頹衰，貨幣和商品範疇，又有高度的發展；勢之所至，造成封建領主，對於農民無厭的誅求，再加商業資本的侵入，農村遂瀕於死亡之境。幼壯的農民相率逃入都市，引起有名之天保七年（一八三六）的大飢。大名不特不能補救這個飢餓的困苦，反剝削日深，結果大阪之大鹽的暴動，也爲不可免的客觀要求。

內部的瓦解，再加外部的壓迫，更促進舊社會的沒落。歐美資本主義的東漸，先由大炮的輸入，使日本兵戰方法變更，小大名自願獻出城池，解甲歸農，充當地主，豪紳或有產者。統治各大名的幕府，經不起外力的壓迫，繼「黑船」之後的開國主義，煽起勤王的怒潮。於是，內政不修，外交失敗，和一團烈火一樣，把所有不滿於幕府的人，整個地捲入渦流中。

這便是日本資本主義之父產生的背景。

濫澤榮一於天保十一年（一八四〇）二月十三日生於武藏國，櫻澤郡血洗島。該地，自德川家康統領八州後，封其旗本。即爲蘆田右衛門大夫康直和安部源市信勝；不久蘆田氏封地取消，全爲安部所有，至濫澤生時，安部大名計有二萬二三千石。

濫澤家雖以農耕爲主，亦兼行商，有時又營典質。因此，他們是領主與農民間的中間階級，這個階級可稱爲農村有產階級。榮一父晚香，性方正嚴直，母名榮，計生五男八女，其中七人夭折，知道他們名字的，不過榮一和姊妹兩人而已。晚香善詩歌，尤精漢詩，武藝及音樂，亦不下人。知醫學，開集藍籠，運售各地。母性婉順貞淑，富慈悲心。

榮一幼名市三郎，後改榮治郎，又稱美雄，十二歲後，依伯父濫澤誠至，改稱榮一。六歲時，父授以三字經，司馬溫公家訓，大學，中庸及論語各書；七八歲就學於姑子尾高新五郎。至十四五歲時，通孝經，四書，小學，古文真寶，國史略，日本外史，十八史略，元明史略，左傳，詩經，書經等。又就誠室學柳公權書法，晚年參以顏體。此外，另由濫澤新三郎授與劍術。這些教育，在當時是難有的。由之，濫澤之爲濫澤，也不是偶然的了。

十四歲時榮一以販藍使父驚其奇才，對於藍的鑑定，雖老於是道者，亦不能超過他。十五歲姊病，傳爲狐祟，氏徵引書史，駁斥巫者。

時幕府以財政困難，向江戶大阪及京都三地商人徵收金銀。直接徵取的，稱「御用金」或「冥加金」；間接提高米價，強大阪商人收買，以潤旗本等。濫澤生地的大名，安部攝津

守財政的窮困，更甚於幕府，亦直接向領地徵發。濫澤家應分之額，綜計數次達二千餘兩。十七歲時，代官若森又以徵發故，召其父至署，威喝辱罵，濫施淫威。榮一代父申辯，對於當日官吏的腐敗，政治制度的不善，不禁胸如火燒；又鑒於「官尊民卑」的陋習，產生不平之念。

父晚香恐榮一參加左傾——尊皇攘夷運動，特使他從事藍業。對於藍的種植改良比賽，均盡力為之。可是一過安政五六年，全國以外交問題為中心，朝廷與幕府的關係，日趨緊張。開港後，各藩的志士浪人，羣起活動。一般人民以物價騰貴，生活困難，亦不滿於幕府。於是天下滔滔，濫澤家附近的豪農等，更不乏企圖揭竿其人。

時榮一師尾高新五郎弟長七郎與濫澤喜作，在江戶已和尊攘派有所往返，這兩個人和他既是總角交，對於他的影響，自然很大，所以當文久元年二十二歲春到江戶時，由長七郎的介紹，入海保章之助的學塾，他的思想，更加左傾。翌年妻千代生長男市太郎。時水戶藩浪人，憤和宮的降嫁，襲擊安藤對馬守信睦於坂下門，幕府因之嚴為戒備，並令捕叛黨。榮一友尾高長七郎，曾參加坂下門事件及大橋順藏的日光暴動預謀。當大橋被捕，長七郎因潛伏

鄉村，毫未聞知。不久，以探形勢赴江戶，爲榮一聞知，急追而告之，長七郎遂改往京都。

文久三年，薩摩藩主島津忠義的監護人久光，同勅使率兵上京，依據公武合體的理論，實行幕政的改革。這個改革，稱爲「文久維新」，或「上士階級革命」。時榮一再入海保塾，儕幕府攘夷有名無實，與喜作及長七郎密謀焚燒橫濱外人住宅，並從事屠殺，期引起全國的響應。由榮一給資百五六十兩，購置武器，先奪據高崎城，後由鎌倉入橫濱。參加者多爲戚屬的子弟，計達六十九人。約以十一月二十三日爲期。事前曾以武家政治之末路，農商的虐待，面陳其父。晚香亦以大義相勉，次日氏遂入江戶。舉事前長七郎從京都回，力陳燒殺的無謀，且實力不足，烏合之衆，決不能成事，此後宜依據京都情況的發展而進行。榮一被說服，遂中止。然而，風聲鶴唳，勢之所至，使榮一不能久留鄉村，乃與尾高兄弟及喜作密議，決以伊勢神宮參拜爲名，棄家他去。離家前夜，晚香給金百兩，妻子代亦與慰勵，十一月八日，遂別父母妻子，同喜作離血洗島。至江戶先訪一橋家臣平岡圓四郎家族。平岡係榮一的親交，平岡仕一橋家，得慶喜的信任，託以家政。他鑒於門閥子弟，不足成大事，主張拔擢後進；前曾推舉澁澤，因未得榮一的同意不果。當澁澤訪平岡家時，圓四郎已隨慶喜上